

列國志



新式
點列
國志

目錄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襄人贖罪獻美女	杜大夫化厲鳴冤	一册
第二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幽王烽火戲諸侯	一册
第三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周平王東遷洛邑	一册
第四回	龍號公周鄭交質	鄭莊公掘地見母	二〇
第五回	衛石碚大義滅親	助衛逆魯宋興兵	三五
第六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鄭莊公假命伐宋	三二
第七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三八
第八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敗戎兵鄭忽辭婚	四四
第九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祝聃射周王中肩	四九
第十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鄭祭足被脅立庶	五三
第十一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鄭祭仲殺堵逐主	五九
第十二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高渠彌乘間易君	六六
第十三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鄭子聃君臣爲戮	七二
第十四回		齊襄公出獵遇鬼	七七

- | | | | |
|-------|----------|----------|-----|
| 第十五回 | 雍大夫計殺無知 | 魯莊公乾時大戰 | 八三 |
| 第十六回 | 釋檻囚鮑叔薦仲 | 戰長勺曹劌敗齊 | 八八 |
| 第十七回 | 宋國納賂誅長萬 | 楚王杯酒虜息媾 | 九三 |
| 第十八回 | 曹沫手劍劫齊侯 | 桓公舉火爵寧戚 | 一〇〇 |
| 第十九回 | 擒傅瑕厲公復國 | 殺子頹惠王反正 | 一〇七 |
| 第二十回 |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 一一三 |
| 第二十一回 | 管夷吾智辨僉兒 | 齊桓公兵定孤竹 | 一二一 |
| 第二十二回 | 公子友兩定魯君 | 齊皇子獨對委蛇 | 一二九 |
| 第二十三回 | 衛懿公好鶴亡國 | 齊桓公與兵伐楚 | 一三六 |
| 第二十四回 |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 一四四 |
| 第二十五回 | 智荀息假途滅虢 | 窮百里飼牛拜相 | 一五三 |
| 第二十六回 | 歌屢屢百里認妻 | 獲陳寶穆公證夢 | 一六〇 |
| 第二十七回 | 驪姬巧計殺申生 | 獻公臨終囑荀息 | 一六六 |
| 第二十八回 | 里克兩弑孤主 | 穆公一平晉亂 | 一七三 |
| 第二十九回 | 晉惠公大誅羣臣 | 管夷吾病榻論相 | 一七八 |
| 第三十回 | 秦晉大戰龍門山 | 穆姬登臺要大赦 | 一八五 |
| 第三十一回 | 晉惠公怒殺慶鄭 | 介子推割股啖君 | 一九二 |
| 第三十二回 | 晏娥兒踰牆殉節 | 羣公子大鬧朝堂 | 一九七 |
| 第三十三回 | 宋公伐齊納子昭 | 楚人伏兵劫盟主 | 二〇四 |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

姜氏乘醉遣夫

二一一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秦懷嬴重婚公子

二一九

第三十六回

晉呂卻夜焚公宮

秦穆公再平晉亂

二二五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二二三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

晉文公守信降原

二四〇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却敵

晉文公伐衛破曹

二四七

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

晉楚成濮大交兵

二五五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

踐土壇晉侯主盟

二六三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覲

衛元咺公館對獄

二七〇

第四十三回

智甯俞假酖救主

老嫗武緹城說秦

二七六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

弦高假命犒秦軍

二八三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墨縶敗秦

先元帥免胄殉翟

二九八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宮中弑父

秦穆公殺谷封尸

二九七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跨鳳

趙盾背秦立靈公

三〇三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將亂晉

召士會壽餘紿秦

三一〇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買國

齊懿公竹池遇變

三一八

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倭

趙宣子桃園強諫

三二五

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鬪椒絕纓大會

三三三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嘗鼃構逆

陳靈公袒服戲朝

三四〇

- | | | | |
|-------|----------|----------|-----|
| 第五十三回 | 楚莊王納諫復陳 | 晉景公出師救鄭 | 三四七 |
| 第五十四回 | 荀林父縱屬亡師 | 孟侏儒托優悟主 | 三五四 |
| 第五十五回 | 華角登床刼子反 | 老人結草亢杜回 | 三六三 |
| 第五十六回 | 蕭夫人登臺笑客 | 逢丑父易服免君 | 三七〇 |
| 第五十七回 | 姜夏姬巫臣逃晉 | 圍下宮程嬰匿孤 | 三七六 |
| 第五十八回 | 說秦伯魏相迎醫 | 報魏錡養叔獻燕 | 三八四 |
| 第五十九回 | 龍胥童晉國大亂 | 誅岸賈趙氏復興 | 三九二 |
| 第六十回 | 智武子分軍肆敵 | 偃陽城三將鬪力 | 三九九 |
| 第六十一回 |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 孫林父因歌逐獻公 | 四〇六 |
| 第六十二回 | 諸侯同心圍齊國 | 晉臣合計逐欒盈 | 四一四 |
| 第六十三回 | 老祁奚力救羊舌 | 小范鞅智劫魏舒 | 四二一 |
| 第六十四回 | 曲沃城欒盈滅族 | 且于門杞梁死戰 | 四二八 |
| 第六十五回 | 弒齊光崔慶專權 | 納衛衍甯喜擅政 | 四三六 |
| 第六十六回 | 殺甯喜子鱗出奔 | 戮崔杼慶封獨相 | 四四三 |
| 第六十七回 | 盧蒲癸計逐慶封 | 楚靈王大合諸侯 | 四五〇 |
| 第六十八回 | 賀廐祁師曠辨新聲 |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 四五八 |
| 第六十九回 |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 晏平仲巧辯服荊蠻 | 四六五 |
| 第七十回 | 殺三兄楚平王卽位 |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 | 四七四 |
| 第七十一回 |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 四八二 |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尙捐軀奔父難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第七十四回 囊瓦權謗誅無極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却齊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敵
 第八十三回 誅莘勝葉公定楚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救將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衛鞅變法
 第八十八回 孫臏伴狂脫禍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四九一
 專諸進炙刺王僚……………四九九
 要離貪名刺慶忌……………五〇九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五一六
 伍子胥掘墓鞭屍……………五二四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五三三
 墮三都聞人伏法……………五四一
 棲會稽文種進宰詔……………五五〇
 句踐竭力事吳……………五五九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五六七
 納蒯賸子路結嬰……………五七七
 滅夫差越王稱霸……………五八六
 豫讓擊衣報襄子……………五九五
 西門豹奮送河伯婦……………六〇四
 騶忌鼓琴取相……………六一一
 辭鬼谷孫賓下山……………六一九
 龐涓兵敗桂林……………六二七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六三五
 張儀被激往秦邦……………六四三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偽獻地張儀欺楚	六五〇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經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六五八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六六五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六七二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	六八一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	六八七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廷辱魏使	六九四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七〇三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七一三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七二二
第一百零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斬二將	七二九
第一百零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七三七
第一百零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七四四
第一百零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僞腐亂秦宮	七五〇
第一百零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却桓齮	七五八
第一百零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荊軻	七六四
第一百零七回	獻地圖荊軻圖秦廷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七七一
第一百零八回	兼六國混一輿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七七七

新式列國志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話說荀息擁立公子奚齊，百官都至，喪次哭臨，惟狐突託言病篤不至。里克私謂不鄭父曰：「孺子遂立矣，其若亡公子何？」不鄭父曰：「此事全在荀息，姑與探之。」二人登車，同往荀息府中，息延入，里克告曰：「主上晏駕，重耳、夷吾俱在外，叔爲國大臣，乃不迎長公子嗣位，而立嬖人之子，何以服人？」且三公子之黨，怨奚齊，子母人於骨髓，只礙主上耳，今聞大變，必有異謀。秦翟輔之於外，國人應之於內，子何策以禦之？」荀息曰：「我受先君遺託，而傳奚齊，則奚齊乃我君矣，此外不知更有他人，萬一力不從心，惟有一死，以謝先君而已！」不鄭父曰：「死無益也，何不攻圖？」荀息曰：「我既以忠信許先君矣，雖無益，敢食言乎？」二人再三勸諭，荀息心如鐵石，終不改言，乃相辭而去。

里克謂不鄭父曰：「我以叔有同僚之誼，故明告以利害，彼堅執不聽，奈何？」不鄭父曰：「彼爲奚齊，我爲重耳，各成其志，有何不可？」於是二人密約，使心腹力士變服，雜於侍衛服役之中，乘奚齊在喪次，就刺殺於苦塊之側，時優施在傍，挺劍來救，亦被殺，一時幕間大亂。荀息哭臨方退，聞變大驚，疾忙趨入，撫屍大慟，曰：「我受遺命託孤，不能保護太子，我之罪也！」便欲觸柱而死。驪姬急使人止之，曰：「君柩在殯，大夫獨不念乎？」且奚齊雖死，尚有卓子在，可輔也。」荀息乃誅守墓者數十人，即日與百官會議，更扶卓子爲君。——時年纔九歲。——里克不鄭父，作爲不知，獨不與議。梁五曰：「孺子之死，實里克二人爲先，太子報仇也，今不與公議，其迹昭然，請以兵討之。」荀息曰：「二人者，晉之老臣，根深黨固，七輿大夫，半出其門，討而不勝，大事去矣，不如姑隱之，以安其心，而緩其謀，俟喪

事既畢，改元正位，外結鄰國，內散其黨，然後乃可圖矣。梁五退謂東關五曰：「苟卿忠而少謀，作事迂緩，不可恃也。里不雖同志，而克爲先太子之冤，銜怨獨深，若除克則不氏之心惰矣。」東關五曰：「何策除之？」梁五曰：「今喪事在邇，誠伏甲東門，視其送葬，突起攻之，此一夫之力也。」東關五曰：「善。我有客屠岸夷者，能負三千鈞，絕地而馳，若啖以爵祿，此人可使也。」乃召屠岸夷而語之，夷素與大夫驪黈相厚，密以其謀告於驪黈，問：「此事可行否？」黈曰：「故太子之冤，舉國莫不痛之，皆因驪姬母子之故，今里不二大夫，欲殲驪姬之黨，迎立公子重耳爲君，此義舉也。汝若輔佞仇忠，幹此不義之事，我等必不容汝，徒受萬代罵名，不可不。」夷曰：「我儕小人不知也，今辭之何如？」驪黈曰：「辭之則必復遣他人矣，子不如佯諾，而反戈以誅逆黨，我以迎立之功與子，子不失富貴，而且有令名，與爲不義殺身孰得？」屠岸夷曰：「大夫之教是也。」驪黈曰：「得無變否？」夷曰：「大夫見疑，則請盟，乃割雞而爲盟。」

夷去，黈卽與不鄭父言之，鄭父亦言於里克，各整頓家甲，約定送葬日齊發。至期，里克稱病不會葬，屠岸夷謂東關五曰：「諸大夫皆在葬，惟里克獨留，此天奪其命也，請授甲兵三百人圍其宮而殲之。」東關五大悅，與甲士三百僞圍里克之家，里克故意使人如藁告變，荀息驚問其故，東關五曰：「聞里克將乘隙爲亂，五等輒使家客，以兵守之，成則大夫之功，不成不相累也。」荀息心如芒刺，草草畢葬，卽使二五勒兵助攻，自己奉卓子坐於朝堂，以俟好音。

東關五之兵先至東市，屠岸夷來見，托言稟事，猝以臂拉其頸，頸折墜，軍中大亂，屠岸夷大呼曰：「公子重耳，引秦翟之兵，已在城外，我奉里大夫之命，爲故太子申生伸冤，誅姦佞之黨，迎立重耳爲君，汝等願從者皆來，不願從自去。」軍士聞重耳爲君，無不踴躍願從者。梁五聞東關五被殺，急趨朝堂，欲同荀息奉卓子出奔，却被屠岸夷追及，里克不鄭父驪黈各率家甲，一時亦到。梁五料不能脫，拔劍自刎，不斷，被屠岸夷隻手擒來，里克趁勢揮刀，劈爲兩段。時左行大夫共華亦統家甲來助，一齊殺入朝門，里克仗劍先行，衆人隨之，左右皆驚散，荀息面不改色，左

手抱卓子，右手舉袖掩之，卓子懼而啼。荀息謂里克曰：「孺子何罪，甯殺我，乞留此先君一塊肉！」里克曰：「申生安在，亦先君一塊肉也！」顧屠岸夷曰：「還不下手！」屠岸夷就荀息手中奪來，擲之於階，但聞跣躅一聲，化爲肉餅。荀息大怒，挺佩劍來闚里克，亦被屠岸夷斬之，遂殺入宮中。驪姬先奔賈君之宮，賈君閉門不納，走入後園，從橋上投水中而死。里克命戮其屍。驪姬之姊，雖生卓子，無寵無權，恕不殺，銅之別室。盡滅二五及優施之族。髯仙有詩嘆驪姬云：

「譜殺中生意，若何要將稚子掌山河；一朝母子遭駢戮，笑殺當年暇豫歌！」
又有詩嘆荀息從君之亂命而立庶孽，雖死不足道也。詩云：

「昏君亂命豈宜從，猶說經經效死忠；璧馬智謀何處去，君臣束手一場空。」

里克大集百官於朝堂議曰：「今庶孽已除，公子中惟重耳最長，且賢，當立。諸大夫同心者，請書名於簡。」
鄭父曰：「此事非狐老大夫不可。」里克即使人以車迎之。狐突辭曰：「老夫二子從亡，若與迎，是同弑也；突老矣，惟諸大夫之命是聽。」里克遂執筆先書己名，次平鄭父，以下其華、賈、華、驪、欒……等共三十餘人，後至者俱不及書。以上士之銜假屠岸夷使之奉表往翟，奉迎公子重耳。重耳見表上無狐突名，疑之。魏犢曰：「迎而不往，欲長爲客乎？」重耳曰：「非爾所知也。羣公子尚多，何必我？且二孺子新誅，其黨未盡，入而求出，何可得也？天若祚我，豈患無國？」狐偃亦以乘喪因亂，皆非美名，勸公子勿行。乃謝使者曰：「重耳得罪於父，逃死四方，生既不得展問，安侍膳之誠，死又不得盡視含哭泣之禮，何敢乘亂而貪國？大夫其更立他子，重耳不敢違。」

屠岸夷還報，里克欲遣使再往。大夫梁繇靡曰：「公子孰非君者，盍迎夷吾乎？」里克曰：「夷吾貪而忍，貧則無信，忍則無親，不如重耳。」梁繇靡曰：「不猶愈於羣公子乎？」衆人俱唯唯。里克不得已，乃使屠岸夷輔梁繇靡迎夷吾於梁。

且說公子夷吾在梁，梁伯以女妻之，生一子名曰圉。夷吾安居于梁，日夜望國中有變，乘機求入。聞獻公已薨，

卽命呂飴甥襲屈城據之。苟息爲國中多事，亦不暇問。及聞奚齊、卓子被殺，諸大夫往迎重耳。呂飴甥以書報夷吾，夷吾與虢射、卻芮商議，要求爭國。忽見梁繇靡等來迎，以手加額曰：「天奪國於重耳，以授我也。」不覺喜形於色。卻芮進曰：「重耳非惡得國者，其不行，必有疑也。君勿輕信。夫在內而外求君者，是皆有大欲焉。方今晉臣用事，里不爲首，君宜捐厚賂以啖之。」雖然，猶有危。夫入虎穴者，必操利器。君欲入國，非借強國之力爲助不可。鄰晉之國，惟秦最强。子盍遣使卑辭以求納於秦乎？秦許我，則國可入矣。」夷吾用其言，乃許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許不鄭父以負葵之田七十萬——皆書契而緘之。先使屠岸夷還報，留梁繇靡使達手書於秦，并道晉國諸大夫奉迎之意。

秦穆公謂蹇叔曰：「晉亂待寡人而平，上帝先示夢矣。寡人聞重耳、夷吾皆賢公子也。寡人將擇而納之，未知孰勝？」蹇叔曰：「重耳在翟，夷吾在梁，地皆密邇。君何不使人往弔，以觀二公子之爲人？」穆公曰：「諾。」乃使公子繫先弔重耳，次弔夷吾。公子繫至翟，見公子重耳，以秦君之命稱弔。禮畢，重耳卽退。繫使聞者傳語：「公子宜乘時圖入，寡君願以敝賦爲前驅。」重耳以告趙衰，趙衰曰：「却內之迎，而借外寵以求入，雖入不光矣。」重耳乃出，見使者曰：「君患弔亡臣重耳，辱以後命，亡人無寶，仁親爲寶。父死之謂何，而敢有他志？」遂伏地大哭，稽顙而退，絕無一私語。

公子繫見重耳不從，心知其賢，嘆息而去。遂弔夷吾於梁，禮畢，夷吾謂繫曰：「大夫以君命下弔亡人，亦何以教亡人乎？」繫亦以「乘時圖入」相勸，夷吾稽顙稱謝，入告卻芮曰：「秦人許納我矣。」卻芮曰：「秦人何私於我，亦將有取於我也。君必大割地以賂之。」夷吾曰：「大割地不損晉乎？」卻芮曰：「公子不反國，則梁山一匹夫耳，能有晉尺寸之土乎？他人之物，公子何惜焉？」夷吾復出見公子繫，握其手謂曰：「里克、丕鄭皆我許矣，亡人皆以有酬之，且不敢薄也。苟假君之寵，入主社稷，惟是河外五城，所以便君之東遊者，東盡虢地，南及華山，內以解梁爲界，願入之於君，以報君德於萬一。」出契於袖中，面有德色。公子繫方欲謙讓，夷吾又曰：「亡人另有黃金四十

鑄，白玉之珩六雙，願納於公子之左右；乞公子好言於君，亡人不忘公子之賜。公子鑿乃皆受之。史臣有詩云：

「重耳憂親爲喪親，夷吾利國喜津津；但看受弔相懸處，成敗分明定兩人。」

熱返命於穆公，備述兩公子相見之狀。穆公曰：「重耳之賢，過夷吾遠矣！必納重耳。」公子鑿對曰：「君之納晉君也，憂晉乎？抑欲成名於天下乎？」穆公曰：「晉何與我事？寡人亦欲成名於天下耳。」公子鑿曰：「君如憂晉，則爲之擇賢君，第欲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賢者。均之有置君之名，而賢者出我上，不賢者出我下，二者孰利？」穆公曰：「子之言，開我肺腑。」乃使公孫枝出車二百乘，以納夷吾。

秦穆公夫人，乃晉世子申生之姊，是爲穆姬，幼育於獻公，次妃賈君之宮，甚有賢德。聞公孫枝將納夷吾於晉，遂爲手書以屬夷吾，言：「公子入爲晉君，必厚視賈君，其羣公子因亂出奔，皆無罪。聞一葉茂者本榮，一必盡納之，亦所以固我藩也。」夷吾恐失穆姬之意，隨以手書復之，一如命。

時齊桓公聞晉國有亂，欲合諸侯謀之，乃親至高梁之地，又聞秦師已出，周夷王亦遣大夫王子黨率師至晉。乃遣公孫隰朋會周秦之師，同納夷吾。呂飴甥亦自屈城來會，桓公遂回齊。里克不鄭，父親出國，舅狐突做主，率羣臣備法駕，迎夷吾於晉界。夷吾入絳，都卽位，是爲惠公，卽以本年爲元年。按晉惠公之元年，實周襄王之二年也。國人素慕重耳之賢，欲得爲君，及失重耳，得夷吾，乃大失望。惠公既卽位，遂立子圉爲世子，以狐突號射爲上大夫。呂飴甥卻芮俱爲中大夫，屠岸夷爲下大夫，其餘在國諸臣，一從其舊，使梁繇靡從王子黨如周，韓簡從隰朋如齊，各拜謝納國之恩。惟公孫枝以索取河西五城之地，尙留晉國。惠公有不舍之意，乃集羣臣議之，號射曰：「呂飴甥，飴甥進曰：『君所以賂秦者，爲未入，則國非君之國也。今既入矣，國乃君之國矣。雖不畀秦，秦其奈君何？』」里克曰：「君始得國，而失信於強鄰，不可不與之。」卻芮曰：「去五城是去半晉矣！秦雖極兵力，必不能取五城於我。」且先君百戰經營，始有此地，不可棄也。」里克曰：「既知先君之地，何以許之？許而不與，不怒秦乎？」且先君立國於曲沃，地不過葦爾，惟自疆於政，故能兼并小國，以成其大。君能修政而善鄰，何患無五城哉？」欲芮

大喝曰：「里克之言，非爲秦也；爲取汾陽之田百萬，恐君不與，故以秦爲例耳！」不鄭父以臂推里克，克遂不敢復言。惠公曰：「不與則失信，與之則自弱，界一二城可乎？」呂飴甥曰：「界一二城，未爲全信也。而適以挑秦之爭，不如辭之。」惠公乃命呂飴甥作書辭秦。書略曰：

「始夷吾以河西五城許君，今幸入守社稷，夷吾念君之賜，卽欲踐言。大臣皆曰：『地者先君之地，君出亡在外，何得擅許他人？』寡人爭之弗能得，惟君少緩其期，寡人不敢忘也。」

惠公問：「誰人能爲寡人謝秦者？」不鄭父願往，惠公從之。

原來惠公求入國時，亦曾許不鄭父負葵之田七十萬，惠公既不與秦城，安肯與里不二人之田？鄭父口雖不言，心中怨恨，特地討此一差，欲訴于秦耳。

鄭父隨公孫枝至於秦國，見了穆公，呈上國書。穆公覽畢，拍案大怒曰：「寡人固知夷吾不堪爲君，今果被此賊所欺！欲斬不鄭父，公孫枝奏曰：『此非鄭父之罪也，望君恕之。』穆公餘怒未盡，問曰：『誰使夷吾負寡人者？寡人願得而手刃之。』不鄭父曰：『君請屏左右，臣有所言。』穆公色稍和，命左右退於簾下，揖鄭父進而問之。鄭父對曰：『晉之諸大夫，無不感君之恩，願歸地者，惟呂飴甥卻芮二人，從中阻撓。君若重幣聘問，而以好言召此二人，二人至則殺之，君納重耳，臣與里克逐夷吾，爲君內應，請得世世事君，何如？』穆公曰：『此計妙哉！固寡人之心也。』於是遣大夫冷至，隨不鄭父行聘於晉，欲誘呂飴甥卻芮而殺之。不知呂卻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話說里克主意，原要奉迎公子重耳，因重耳辭不肯就，夷吾又以重賂求入，因此只得隨衆行事。誰知惠公卽位之後，所許之田，分毫不給，又任用虢射、呂飴甥、卻芮一班私人，將先世舊臣一概疎遠。里克心中已自不服，及勸惠公界地於秦，分明是公道話，卻芮反說他爲己而設，好生不忿。忍了一肚子氣，敢怒而不敢言，出了朝門，顏色之

間，不免露些怨望之意。及不鄭父使秦，卻芮等恐其與里克有謀，私下遣人窺瞰；鄭父亦慮卻芮等有人伺察，遂不別里克而行。里克使人邀鄭父說話，則鄭父已出城矣。克自往追之，不及而還。

早有人報知卻芮，芮求見惠公，奏曰：「里克謂君奪其權政，又不與汾陽之田，心懷怨望，今聞不鄭父聘秦，自駕往追，其中必有異謀。臣素聞里克善於重耳，君之立非其本意，萬一與重耳內應外合，何以防之？不若賜死，以絕其患。」惠公曰：「里克有功於寡人，今何辭以戮之？」卻芮曰：「克弑奚齊，又弑卓子，又殺顧命之臣荀息，其罪大矣。念其入國之功，私勞也，討其弑逆之罪，公義也。明君不以私勞而廢公議，臣請奉君命行討。」惠公曰：「大夫往矣。」卻芮遂詣里克之家，謂里克曰：「晉侯有命，使芮致之吾子。晉侯云：『微子寡人不得立，寡人不敢忘子之功。』雖然，子弑二君，殺一大夫，爲爾君者難矣。寡人奉先君之遺命，不敢以私勞而廢大義，惟子自圖之。」里克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聞命矣。」卻芮復迫之，克乃拔佩劍躍地大呼曰：「天乎冤哉！忠而獲罪，死若有知，何面目見荀息乎？」遂自刎其喉而死。卻芮還報惠公，惠公大悅。髯仙有詩云：

「纔人夷吾身受兵，當初何不死申生？方知中立非完策，不及荀家有令名。」

惠公殺了里克，羣臣多有不服者，祁舉共華賈華驪敵……輩俱口出怨言。惠公欲誅之，卻芮曰：「不鄭父在外，而多行誅戮，以啓其疑叛之心，不可。君且忍之。」

惠公曰：「秦夫人有言：『託寡人善視賈君，而盡納羣公子。』何如？」卻芮曰：「羣公子誰無爭心，不可納也。善視賈君，以報秦夫人可矣。」惠公乃入見賈君，時賈君色尚未衰，惠公忽動淫心，謂賈君曰：「秦夫人屬寡人與君爲歡，君其無拒。」卽往抱持賈君，宮人皆含笑避去。賈君畏惠公之威，勉強從命，事畢，賈君垂淚言曰：「妾不幸，事先君不終，今又失身於君，妾身不足惜，但乞君爲故太子申生白冤，妾得復於秦夫人，以贖失身之罪。」惠公曰：「二豎子見殺，先太子之冤已白矣。」賈君曰：「聞先太子尚棄葬新城，君必遷冢而爲之立諡，庶冤魂獲安，亦國人之所望於君者也。」惠公許之，乃命卻芮之從弟卻乞，往曲沃擇地改葬，使太史議諡，以其孝敬，諡曰共世子。再

使狐突往彼設祭告墓。

先說卻乞至曲沃，別製衣衾棺槨，及冥器木偶之類，極其整齊，掘起申生之屍，面色如生，但臭不可當，役人俱掩鼻欲嘔，不能用力。卻乞焚香再拜曰：「世子生而潔死而不潔乎？若不潔，不在世子，願無駭衆。」言訖，臭氣頓息，轉爲異香，遂重殮入棺，葬於高原。曲沃之人，空城來送，無不墮淚。葬之三日，狐突齎祭品來到，以惠公之命，設位拜奠，題其墓曰：「晉其太子之墓。」

事畢，狐突方欲還國，忽見旌旗對對，戈甲層層，簇擁一隊車馬。狐突不知是誰，倉忙欲避，只見副車一人，鬚髮班白，袍笏整齊，從容下車，至於狐突之前，揖曰：「太子有話奉迎，請國舅卻步。」突視之，太傅杜原款也。恍惚中忘其已死，問曰：「太子何在？」原款指後面大車曰：「此即太子之車矣。」突乃隨至車前，見太子申生冠纓劍佩，宛如生前，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車，謂曰：「國舅亦念申生否？」突垂淚對曰：「太子之冤，行道之人，無不悲涕，突何人能勿念乎？」申生曰：「上帝憐我仁孝，已命我爲喬山之主矣。夷吾行無禮於賈君，吾惡其不潔，欲卻其葬，恐違衆意而止。今秦君甚賢，吾欲以晉畀秦，使秦人奉吾之祀，舅以爲何如？」突對曰：「太子雖惡晉君，其民何罪？且晉之先君又何罪？太子舍同姓而求食於異姓，恐乖仁孝之德也。」申生曰：「舅言亦是。然吾已具奏於上帝矣，今當再奏舅爲姑留七日，新城之西偏有巫者，吾將託之以復舅也。」杜原款在車下喚曰：「國舅可別矣，牽狐突下車，失足跌仆於地，車馬一時不見，突身乃臥於新城外館，心中大驚，問左右吾何得在此？」左右曰：「國舅祭奠方畢，焚祝辭神，忽然仆於席上，呼喚不醒，吾等扶至車中，載歸此處安息，今幸無恙。」狐突心知是夢，暗暗稱異，不與人言，只推抱恙留車外館。

至第七日，未申之交，門上報曰：「有城西巫者來見。」突命召入，預屏左右以待之。巫者入見，自言：「素與鬼神通語，今有喬山主者——乃晉國故太子申生——託傳語教意國舅，今已覆奏上帝，但辱其身，斬其胤，以示罰罪而已，無害於晉。」狐突佯爲不知，問曰：「所罰者何人之罪？」巫曰：「太子但命傳語如此，我亦不知所指何。」

事也。突命左右以金帛酬巫者，戒勿妄言，巫者叩謝而去。

狐突歸國，私與不鄭父之子不豹言之，豹曰：「君舉動乖張，必不克終；有晉國者，其重耳乎？」正敘談間，闖人來報：「不大夫使秦已歸，見在朝中復命。」二人各別而歸。

却說不鄭父同秦大夫冷至，費著禮幣數車，如晉報聘行及絳郊，忽聞誅里克之信。鄭父心中疑慮，意欲轉回秦國，再作商量，又念其子豹在絳城，「我一走，必累及豹。」因此去住兩難，躊躇不決，恰遇大夫共華在於郊外，遂邀與相見。鄭父叩問里克緣由，共華一一敘述了。鄭文曰：「吾今猶可入否？」共華曰：「里克同事之人尚多，如華亦在其內，——今止誅克一人，其餘並不波及，况子出使在秦，若爲不知可也。如懼而不入，是自供其罪矣。」鄭父從其言，乃催車入城。鄭父先復命，引進冷至朝見，呈上國書禮物。惠公啓書看之，略曰：

「晉秦甥舅之國，地之在晉，猶在秦也。諸大夫亦各忠其國，寡人何敢曰：『必得地以傷諸大夫之義。』」——但寡人有疆場之事，欲與呂卻二大夫面議，幸旦暮一來，以慰寡人之望。」

書尾又一行云：「原地券納還。」惠公是見小之人，若見禮幣隆厚，又且繳還地券，心中甚喜，便欲遣呂飴甥、卻芮報秦。卻芮私謂飴甥曰：「秦使此來，不是好意，其幣重而言甘，殆誘我也。吾等若往，必劫我以取地矣。」飴甥曰：「吾亦料秦之懼晉不至若是，此必不鄭父聞里克之誅，自懼不免，與秦共爲此謀，欲使秦人殺吾等而後作亂耳。」卻芮曰：「鄭父與克同功一體之人，克誅，鄭父安得不懼子金之料是也。今羣臣半是里不之黨，若鄭父有謀，必更有同謀之人，且先歸秦使而徐察之。」飴甥曰：「善。」乃言於惠公，先遣冷至回秦，言：「晉國未定，稍待二臣之暇，即當趨命。」冷至只得回秦。

呂卻二人使心腹，每夜伏於不鄭父之門，伺察動靜。鄭父見呂卻全無行色，乃密請祁舉共華賈華驪啟……等，夜至其家議事，五鼓方回。心腹回報所見如此如此……卻芮曰：「諸人有何難決之事，必逆謀也。」乃與飴甥商議，使人請屠岸夷至，謂曰：「子禍至矣，奈何？」屠岸夷大驚曰：「禍從何來？」卻芮曰：「子前助里克弑幼君，今

克已伏法，君將有討於子吾等，以子有迎立之功，不忍見子之受誅，是以告也。」屠岸夷泣曰：「夷乃一勇之夫，聽人驅遣，不知罪之所在，惟大夫救之。」卻芮曰：「君怒不可解也——獨有一計，可以脫禍。」夷遂跪而問計，卻芮慌忙扶起，密告曰：「今本鄭父黨於里，克有迎立之心，與七輿大夫陰謀作亂，欲逐君而納公子重耳。子誠僞爲懼誅者，而見鄭父與之同謀，若盡得其情，先事出首，吾卽以所許鄭父負葵之田，割三十萬以酬子功。子且重用，又何罪之足患乎？」夷喜曰：「夷死而得生，大夫之賜也，敢不效力——」但我不善爲辭，奈何？」呂飴甥曰：「吾當教子。」乃擬爲問答之語，使夷熟記。

是夜，夷遂叩不鄭父之門，言：「有密事。」鄭父辭以醉寢，不與相見；夷守門內，更深猶不去，乃延之入。夷一見鄭父，便下跪曰：「大人救我一命。」鄭父驚問其故。夷曰：「君以我助里克弑卓子，將加戮於我，奈何？」鄭父曰：「呂卻二人爲政，何不求之？」夷曰：「此皆呂卻之謀也，吾恨不得食二人之肉，求之何益？」鄭父猶未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士心，國人皆願戴之爲君，而秦人惡夷，吾背約，亦欲改立重耳。誠得大夫手書，夷星夜往致重耳，使合秦翟之衆，大夫亦糾故太子之黨，從中而起，先斬呂卻之首，然後逐君而納重耳，無不濟矣。」鄭父曰：「子意得無變否？」夷卽嚙一指出血誓曰：「夷若有貳心，當使合族受誅。」鄭父方肯信之。約次日三更，再會定議。

至期，屠岸夷復往，則祁舉共華賈華，駢敵皆先在；又有叔堅、欒虎、特宮、田祁四人，皆故太子申生門下——與鄭父屠岸夷共是十人——重復對天歃血，共扶公子重耳爲君。後人有詩云：

「只疑屠岸來求救，誰料奸謀呂卻爲。強中更有強中手，一人行詐九人危。」

本鄭父款待衆人，盡醉而別。屠岸夷私下回報卻芮，芮曰：「汝言無據，必得鄭父手書，方可正罪。」夷次夜再至鄭父之家，索其手書，往迎重耳。鄭父已寫就了簡後，署名共是十位，其九人俱先有花押，第十屠岸夷也。夷亦請筆書押。鄭父緘封停當，交付夷手，屬他：「小心在意，不可漏泄。」屠岸夷得書，如獲至寶，一逕投卻芮家，呈上芮看。